

盲人教师郑建伟： 在黑暗中点亮一盏灯

今年10月15日，是第42个国际盲人节。在我们身边，有这样一个群体：他们看不见光，却依然努力发光。他们是中国上千万视障者中的一员，平均每100人中就有一位盲人，每分钟就有一人加入这个行列。他们中，有人因行动不便而困守家中，也有人，不愿向命运低头。

郑建伟就是后者。他是一位全盲的英语教师，是重庆市盲人协会副主席，“全国自强模范”，也是一群视障孩子口中的“郑老师”。

他用指尖“读”出人生的厚度，用耳朵“听”出世界的广度，在黑暗中，弹奏出一曲铿锵的“命运交响曲”。



郑建伟正在上英语网课

在黑暗中萌芽 他成为一名医生

1983年，郑建伟出生在重庆黔江。先天性双目失明，一级视力残疾。他的童年世界，没有色彩，只有声音和触感。

在重庆的盲校读完初中后，1998年，郑建伟顺利考入青岛开办的国内第一所盲人普通高中。

高中毕业后，2001年，郑建伟通过单招顺利考入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，学习针灸推拿。

2006年毕业后，郑建伟来到老家黔江的一家中医院，成为一名针灸理疗医生。

他决心转行 自学英语当老师

工作三年后，互联网让郑建伟接触到更广阔的世界。他了解到，国外很多大学招收盲人学生。2009年底，还是英文“小白”的郑建伟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：辞职，专心自学英语。

那时，基本没有现成的备考雅思的盲文英语教材，郑建伟得先把实体书扫描、识别，再请父母、朋友帮忙校对，最后用盲文复印机打印出来。

然而，盲文复印机价格昂贵，机构少有。郑建伟托同学朋友四处打听，找了几个月，终于在重庆图书馆找到一台。图书馆工作人员告诉他：可以免费打印。

于是，郑建伟打印了半套《新概念英语》盲文教材。这半套教材，堆起来有七八十厘米高，几乎及腰。

“当时我还闹了一次尴尬，可能是打印太多了，平时没怎么使用的机器都卡住了。”郑建伟回忆，好在工作人员热心地帮忙修好。

抱着堆积如山的盲文英语资料，摸着牛皮纸上密密麻麻的凸点和凹点，郑建伟

开始自学。

三战雅思考场 踏上异国求学之路

2011年9月，郑建伟第一次走进雅思考场，成为西南地区第一位盲人雅思考生。

考前，郑建伟与考试方反复沟通，确认他需要的合理便利：盲文试卷、电脑答题等。

考场设在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的办公室，这是专门为他一个人单独设立的考场，考试时间12小时。

“中间有休息，除了口语部分，其他科目的时间均得到了延长，监考考官都换了两三轮。”郑建伟笑着回忆。

第一次考试，郑建伟考了5.5分（满分9分）。他不气馁，前前后后考了三次，花了一年多时间。

2012年夏天，郑建伟第三次走进考场，终于拿到了6.5分的成绩。他选择了英国埃塞克斯大学，攻读对外英语教学硕士，成为这所学校当年唯一的中国盲人学生。

“完美在教学里，是做不到的”

2013年9月，郑建伟独自一人踏上前往英国的求学路。

初到异国，语言仍是最大的障碍。课程多，压力大。上课前，老师会先发课件给他预习；平时他要用录音笔把每一堂课、每一次正式谈话都录下来，回去反复听。

郑建伟至今记得当时有一门教学实践课，要求全英文教学，又无法使用肢体语言，他压力巨大。

郑建伟的指导老师看出了他的焦虑，对他说：“你不必在意自己是盲人这件事。放下这个包袱，没必要隐藏，也不用处处提及，更不用担心因为看不见而做得不完美，因为完美在教学里，是做不到的。”

这番话，像一束光，照进了郑建伟的

心里。2014年，郑建伟顺利毕业，拿到硕士学位。

公益课堂 照亮更多“黑暗中的孩子”

学成归国，郑建伟回到重庆，决心投身教学。

2015年，他在黔江的家里办起了英语培训班。他的学生中，有人考上了985、211，有人保送清华，有人出国深造。

但郑建伟心里，始终放不下那群和他一样身处黑暗的孩子。

2021年，郑建伟来到重庆中心城区，和几个朋友商量：“要不要给视障娃娃在网上开英语公益课？”

“郑老师公益课堂”就这样诞生了。

很多全盲的孩子想学英语，却很难找到愿意接收的机构。郑建伟的课堂，成了他们唯一的希望。

这里不仅是学英语的地方，更是康复和社交的平台。

有一个叫多多（化名）的孩子，七八岁，视力障碍加重多重残疾。多多六岁刚来上课时，他完全无法配合，只会重复无意义的音节，说话含糊不清。家长没有放弃他，郑老师也没有放弃。一年下来，多多甚至学会了一部分中英文盲文。今年，多多已达到入学标准。

还有一位来自外省的全盲男孩小黄（化名），七岁来学英语，是班里年龄最小的，却是最优秀的。他善于提问，知识面广，思考细致。如今上五年级的他，已学到《新概念英语》第二册，做题能力不输初高中生，英语成绩更是考到年级第一。

四年来，郑建伟的公益课堂已教过50多名残障学生。有人考上长春大学，有人读上普通高中。

“未来，会有人读上普通大学！”郑建伟对孩子们的未来很有信心……

据《重庆日报》